

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

语林指瑕

1920年,李大钊、蔡和森等革命先驱多次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文章,呼吁妇女冲破封建礼教,树立自主精神,争取自身解放。

1921年9月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女界联合会也在《新青年》刊发“改造宣言”,明确提出:“要求女子得入一切学校上学,与男子受同等教育,要求女子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及从事其他一切政治活动的权利,男女同工同酬等,其次是帮助成年女子一切言论行为概不受父母、翁姑或夫的干涉。”

“改造宣言”发布后,蔡和森、李达、向警予等人多次聚会,研究、探索“妇女运动”的宗旨目标、发展方向等。经集体讨论,拟出一份关于妇女运动的报

告,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。

1922年7月,党的“二大”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》(以下简称《决议》),显示出共产党人对“妇女运动”的认知已不再局限于男女平等、经济独立、婚姻自由等具体问题,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,发动、领导妇女在社会阶层、斗争实践、自身解放中提升地位,发挥能力、实现价值。

根据《决议》要求,中华妇女联合会创办了第一份机关报《妇女声》,李达、蔡和森、向警予等人亲自撰写、编审解读、宣传《决议》的文章,邵力子、沈泽民、沈雁冰等知名人士也在《妇女声》多次发表支持《决议》的稿件。不久,北京、上海、

天津等城市的党组织也相继创办《妇女周报》《妇女之友》《女星》等报刊。据统计,1922年至1927年,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妇女报纸、杂志多达18种,这些报刊导向明确、立场坚定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与妇女运动,在唤起妇女觉醒,促进妇女解放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1922年,上海新闻、闸北一带丝织厂、纺纱厂林立,有女工10余万,她们每天劳作14—15个小时,还常常遭受工头的辱骂殴打,女工们个个愤恨满腔,怒火中烧。向警予就经常深入到女工中间,通俗易懂地宣讲革命道理和《决议》精神,激励她们团结起来,反抗欺压。同年8月5日,在向警予的策划、领导下,泰来丝厂500多名女工率先罢工,要求资本家减少

工时、增加工资、不许打骂。女工的壮举如燎原星火,不到两天,云成丝厂、丰水纱厂、裕隆纺织厂等14家工厂万余女工纷纷群起罢工。一时间,上海滩风起云涌,支持罢工斗争的呼声此起彼伏,中华妇女联合会、华工界协进会、工商友谊会等9个团体组成“纺织工人后援团”,为女工们提供经济、物质支持。罢工持续16天,终于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的要求,这是《决议》发出后,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斗争取得的首次胜利。

中国共产党第一个《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》,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纲领性文件,为妇女运动确立了目标、指明了方向,极具指导性和可操作性,为推动妇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。 □周铁钧

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“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”中,写为庆祝宝玉、宝琴同一天的生日,大观园群芳宴饮,席间行酒令,湘云吃了酒,说了酒面之后,拣了一块鸭肉嚼口,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,遂拣了出来吃脑子,众人催她“别只顾吃”,到底快说了,要她说酒底之令,按约是,“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”。湘云便用箸子举着说道:“这鸭头不是那丫头,头上那讨桂花油。”

“鸭头”“丫头”,音虽相同,其义却相去甚远,本文之所以借此作标题,盖因所指之事与所记之字,以同音而致误,当所戒也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诗韵新编》,在“头”字条下,有“蜡枪头”三字,其中“蜡”字别。蜡是动物、矿物或植物所产生的油质,具有可塑性,能燃烧、易熔化,不溶于水,如蜂蜡、白蜡、石蜡等。用做防水剂,也可做蜡烛。这样的蜡,怎能做枪头?其实那个“蜡”当为“镞”,镞是铅锡合金,俗称焊锡,是个绕指柔的主儿,用它来作枪头,外表如银,明光闪闪,却是中看不中用。《西厢记》第四本第二折:“呸,你是个银样镞枪头。”说的就很形象了。

2011年6月15日,某电视台播放越剧《貂蝉拜月》,由著名演员何赛飞主演,其中有两句唱词,字幕上打出的是:“一柱清香炉内焚,跪在尘埃告神明。”“柱”字何谓?《说文》曰:“柱,楹也。”《辞源》释其义有三:“一,柱子;二,柱状物;三,直立若柱,并形容其高。”可见香炉所上之香,并未“柱”,倘若真是“柱”,那香该有多高?所以在这里,“一柱清香”当为“一炷清香”。“炷”,音与“柱”同,然而“炷”在此处是量词,用于点着的香。一炷清香炉内焚,正是说其焚香告神明也。

1964年,国务院决定将一些属于冷僻字的专区和县名改为常用字,吾映就有多例,如“商雒”改为“商洛”,“沔县”改为“勉县”等,其中“整屋县”改为“周至县”。吉人版《清史稿·儒林传》中介绍清初学者李颀:“李颀,字中孚,周至人。又字二曲。二曲者,水曲曰周,山曲曰至。”上述引文中,错误有二:其一,“周至”当用“整屋”,整屋,指的就是该县的地理特点,山曲曰整,水曲曰屋。因山水曲折故名整屋。因引文中要用水曲山曲之义,而“周至”虽系由整屋改名而来,但“周”“至”二字并无此义。故不能用“周至”二字表明“二曲”。其二,引文的“水曲曰周,山曲曰至,”当为“山曲曰整,水曲曰屋。”

还是吉人版《清史稿·张勋传》中,言及张勋推溥仪复辟事。溥仪首颁复辟政令,中有云:“辛亥变起,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,不忍生民涂炭,毅然以祖宗创垂之重,亿兆生零之命,付托前阁臣袁世凯,设临时政府,推让政权,公诸天下,冀以息争弭乱,民得安居。”

其中的“亿兆生零之命”的“生零”当为“生灵”。“生灵”犹生民、人民。《三国演义》“武侯骂死王朗”一回中,有云:“黄巾之后、董卓、(李傕)催、(郭汜)汜等接踵而起,劫汉帝,残暴生灵。”此之谓也。

万卷出版社出版的《随园诗话》卷五中,言及古代诗人门户各自标新,亦各有祖述有云:“李杜排蔡(音傲,矫健),得力于《雅》者也;韩孟奇崛,得力于《颂》者也。”李杜即李白与杜甫,韩孟即指中唐的韩愈和孟郊。韩愈之诗在李杜之后开创了一个重要流派,即“以文为诗”和“奇崛险怪”,与当时“横空盘硬语”的孟郊诗风有相互促进的作用。而该篇的译文中,将“孟”说成是孟浩然。孟浩然是盛唐诗人,与王维诗风相近,属于山水田园派,被称为“王孟”,其诗风温雅晓畅,与奇崛无涉。

“镞”作“蜡”,“炷”作“柱”,错字铸成难抹去;“周”无“曲”,“至”无“曲”,却以“二曲”称周至;“生灵”错作“生零”,义不通分字不正;奇崛之“孟”指孟郊,错作浩然气已调。同音字,神须留,莫教错讹而蒙羞。“鸭头”“丫头”相异处,记取头上桂花油。 □杨乾坤

《林海雪原》诞生记

1957年9月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林海雪原》,描写的是东北人民自卫军一支小分队,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,穿行茫茫林海雪原、剿匪战斗的故事。作品一面世便深受读者喜爱,到20世纪60年代初,印数已超过100万册。由学习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等8家出版机构联合推出的“新中国70周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”丛书,《林海雪原》也位列其中。

“以最深的敬意,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、高波等同志。”这是《林海雪原》首页上的话,道出了作者曲波创作的情感动机。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正是当年与曲波并肩作战的战友。

曲波从小就爱读《说岳全传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等传统英雄传奇小说。15岁那年,他参加了八路军。1945年10月,胶东半岛北部的龙口海面上,一支八路军队伍乘船悄然出海,北上参战,曲波是其中一员。一年前,曲波在这支部队里担任四中队政委时,就和杨子荣、高波等战友结下深厚情谊。到东北后,部队番号改为“东北人民自卫军辽东军区三纵队二支队”(后

改为牡丹江军区二支队),下辖两个团,曲波担任二团副政委。由于当时二团团长和政委空缺,曲波实际上是该团的最高指挥员。在整整一个冬天的剿匪战斗中,他和战友们谱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叫《林海雪原荡匪记》。在情节组织上,曲波特别突出了“奇”“智”“巧”等作战智谋的运用,重点描绘了主人公杨子荣与敌人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较量,体现出革命者的战斗智慧和天无畏精神。

从1955年2月到1956年8月,经过一年半的“偷偷”创作,《林海雪原荡匪记》初稿完成了。曲波带上稿件,开始了投石问路。最终,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龙世辉收下了《林海雪原荡匪记》。

经过3个多月的修改,小说增补了女卫生员白茹这一人物。学者陈爱强评论这部小说时说:“白茹的出现,几乎是神来之笔;其意义并不是因为她是小分队中唯一的女性,健康美丽;也不是因为她是青年军官少剑波的恋人,位置突出;更不是因为她的原型是曲波的恋人,有文学学上的意义,而是因为

她以差异化的性别身份,打破了小说此前一个战斗接一个战斗的叙事常规,以一种空间化场景降低了叙事上的密度。由此,人物深层次的心灵与性格在这种叙事停顿中得以立体展现,小说由此呈现出一种灵动的空间化特征。白茹的出现,也为少剑波等人物的性格展现与精神成长提供了特殊的诗性空间。”

《林海雪原荡匪记》直到出版前才改名为《林海雪原》。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曾问过曲波关于书名的由来,曲波解释:“我站在高山之巅,俯瞰着眼前的森林,风一刮,森林鼓凹鼓凹的,像海洋的波涛一样,‘林海’两个字出来了;这个雪是无边无岸的原野,这个‘雪原’就出来了。”邵荃麟听完,连声叫好:“看,没有生活怎么能行呢?你看,一个词也需要生活。”



“一个词也需要生活”道出了文学创作的“秘诀”:要创作出好的作品,必须有厚实的生活。盘点“十七年文学”的代表作,我们不难发现,许多作品都是作者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。“一个词也需要生活”,应该成为广大文学创作者座右铭。艺术虽然高于生活,但首先来源于生活。作家只有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用心感受、积累,才能使生活为写出精品力作提供源头活水。 □韩光

消失于时空中的泾河鼓谱

那敲进骨髓融进血液的鼓声,在我生命中轰隆隆地响了半个世纪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在太平镇火烧寺下乡当农民,可能因我年仅16岁身体单薄干活力怯,也可能因为我读过几本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李季、阮章竞,能写几句诗,竟被抽调到公社成立的“农业学大寨文艺宣传队”,编写一些锣鼓词、三句半、小戏。先天上工地上去采访了解先进人物事迹,下午赶写脚本,晚上加班加点辅导这些从各村社员中挑来的文艺骨干赶排节目,第二天去工地现场演出。我们这个宣传队当时影响颇大,被公社和县上誉为“活跃在农业学大寨工地上的乌兰牧骑”。

公社修整大寨田的工地位于泾河南岸,临泾渡附近的原墅纵横的“凤凰嘴”。

据当地老人讲,临泾渡是泾河上一处重要渡口,由于河床两岸大部分是石板结构,不怕浪击和冲刷,泾河发再大的洪水,都可以摆渡船只,号称泾河上的“铁码头”。明清时期乃至民国初,络绎不绝的骆驼、马帮将泾阳的砖茶、硝盐、熟羊皮、泾丝棉以及太盂寺的狗皮膏药经此源源不断地运往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、西藏乃至中亚地区,又将西藏的红花、兰州的水烟、宁夏的生羊皮、枸杞等运回泾阳。因驼队及马帮上午

在泾阳县城装好货物后,赶天黑的路程刚好过了临泾渡,于是,临泾渡慢慢成为古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驿站。当时临泾渡沿渡口坡道两边延伸至临泾村西街和东街五、六里长的主街道上,夹杂着南腔北调的口音,整日人流熙熙攘攘。旺盛时期,大肉铺子、铁匠铺子、澡堂、当铺、牙行、客栈、酒肆、饭馆、商店、烟馆摩肩接踵。吹糖人儿的、卖叮当儿的、捏泥娃娃的、玩杂耍的、剃头担子等也穿梭其中。夜幕初降,笙歌管弦声声,灯火明灭闪烁,及至小村东方既白,雾霭中泾河起船号子喊声四起。

暮然,一阵压抑的鼓声从渡口那座黄泥小屋内隐隐传来。

推门进屋,唯见黑暗中一双幽幽发亮的眼睛。

敲鼓人,是船老舵(船老大)。船老舵是泾河上一位传奇人物,他无儿无女,身世如谜,人们对他的了解,仅仅知道他似乎一直是临泾渡的一个船夫,只知道他吃得一手好船,再大的洪水他都能把船在风浪中渡来渡去;只知道他是酒仙,酒葫芦不离身,葫芦嘴常不离口,连身上的汗都散发着浓浓的酒味;只知道他敲得一手好鼓,他敲鼓时非常忘我,鼓槌翻飞如燕,“扎子”(鼓谱)变换不绝,出神入化,太平原上因此有“临泾渡船老舵鼓一敲,太平原上鼓都静悄悄”一说。

这位老人,竟然与我命中有缘。下乡劳动生活单调,伙食少盐没醋。冬闲时节,我在村里借了一杆老猎枪到泾河滩为知青点猎兔改善伙食,不料没有经验,也可能是枪有故障,第一枪放出,“轰”一声,火光一闪,枪膛炸裂。

半夜醒来,我发现自己躺在临泾渡口船老舵这座黄泥小屋,胳膊上涂满了药膏。

后来,我才知道,船老舵听到异样的响声后,从河滩里找到我背了回来,并专程过河去谷口陈家沟讨回了陈氏祖传的专治外伤的药膏。

在船老舵小屋养伤的日子里,我结识了船老舵和他敲的泾河鼓。

开始,我确实有些烦,但听着听着,伴随着他断断续续的讲述,竟听出了很多味道,对泾河鼓也有所了解,有时候,竟不由自主地热血沸腾。

太平原靠北莽原,北邻泾河,历为兵家必争之地,其散落于太平的诸如寨头、西寨、王里堡、开堡、太平堡、孙家堡具有战争色彩的村名就可见一斑。古代很多战争和1949年的泾水之战都发生在这里。太平人好敲鼓以及鼓技之高,极有可能是战争的遗存。民谣“助骆驼,烂柳村,破锣烂鼓张阁村,争了屙的石刘村。”就形象地说明了太平人好鼓之意。“助”在太平方言中似有厉害、前茅之意,柳村、张阁村能把锣鼓敲破打烂更可见其喜鼓之盛,“争屙”喻其为了冒尖而不顾命。

船老舵讲的那面泾河神鼓,更是听得我惊心动魄。

传说临泾渡,曾经有过一面神鼓,那鼓腔是用泾河岸边石砾子里长了几百年的槐木做成,干硬,如铁如石,叩击咚咚轰鸣;鼓皮是整张秦川牛皮蒙成。这头老牛终生耕耘在太平原上、泾河岸边。当它最后筋疲力尽长喙一声轰然倒在这片土地上,这天就成为太平农人的祭日。人们不忍心吃掉它的肉,为了留下念想,就用它的皮做成了一面鼓。

每年惊蛰,春耕开始,太平人有敲惊蛰鼓之俗。那天,正在劳作的牛只要听到神鼓的声音,仿佛听到母亲的呼唤,都止步不前,蓦然回首,深情望向鼓声的方向,眼中滴下沉重的热泪,甚至双膝下跪。

船老舵讲的另一个故事,为泾河鼓

增添了更神秘的传奇色彩。

船老舵的师爷老舵爷在当年临泾渡乃至太平原上是神一般的存在,为老舵爷供饭的船老二爷娃子在当地也是一位名声很响的人物,是人们公认的老舵爷的继承人。传说老舵爷师徒二人年年春节要社火时将鼓敲得风生水起,是要社火时人们争抢必看的重头戏。当地流传“砖茶上了临泾坡放香二十里,闻到茶香就能闻到老舵爷的鼓声。”这师徒二人鼓点变化多端,擂鼓动作花子挽得稠,无出其右者。

当地流传最广的故事是老舵爷敲的祈雨鼓。祈雨时只要有老舵爷敲《龙王令》,肯定百求百应,屡试不爽。每每烈日下的泾河滩跳满了精身子汉子,伐好的马角也庄严地静候着,只等头缠红布的老舵爷给泾河神上完香后,紧握鼓槌的双手高高从头顶落下来砸向鼓面,一通《龙王令》敲完,长长的祈雨队伍过了临泾渡,才一路向北去崆峒山上的潦池洼取水。

因工作需要及专业、兴趣所致,我于十多年前开始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、申报、保护、传承工作。我利用对项目了解的熟悉程度之便,为我曾经生活过的太平这片土地挖掘、整理、撰稿、拍摄、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《泾河号子》《泾河竹马》《泾河纸伞》《太平农耕歌》《太平曲子》《关中情歌》《泾河杏脯蜜枣制作技艺》等先后被列入省、市级非遗保护名录。

这么多年来,我多次到太平的枣坪、东临泾、牛汤、西寨、石刘村、柳村、张阁村、骆驼、太平堡、孙家堡、王里堡以及周边的西临泾、开东、桃堡村去田野调查,欲寻找到泾河鼓谱,都乘兴而去,无功而返。我也不放过太平每年一度的杏花节民俗展演,在各村都拿出绝活的锣鼓调中,似乎能影影绰绰地寻觅到我当年在临泾渡听到的鼓韵踪影,但又难觅其全貌,甚为遗憾。

如同任何民间艺术一样,诞生于民间的泾河鼓谱,又消失于民间。

也许,我们在以后的某天,可能在泾河上游某个渡口或山岭上,在古丝绸之路某个驿站的遗址,在沙漠深处的某处红柳、沙打旺围绕的村子,在西路路上某个少数民族狂欢的鼓乐中,会和它邂逅。 □迟骋

往事

钩沉

秦岭,远古以来一直称之为南山。《诗经·小雅》中就有“信彼南山”“节彼南山”云云。因其无可替代的地理位置,先秦经典《周易》称其为华夏龙脉。因其矗立于秦国都城之南,“天之中,都之南,故名中南,亦称终南”。秦嬴政千古一帝,自負指天“秦为天下脊,南山则秦之脊也”。遂改南山为秦岭。

得益于秦岭的庇护,八百里秦川便成了天赐福地。自古以来,这里便风调雨顺,受荫无量。不仅大难不侵,国泰民丰,而且世风淳朴,沿袭积厚,尤以地灵人杰,英才辈出而著称。司马迁、颜真卿、杜牧、张载乃至近现代的于右任、牛兆濂……璨若群星,数不胜数。特别是呈现群贤毕至的盛况,尤为吸人眼球。近有“汉阴三沈”,即沈士远、沈尹默、沈兼士“三峰並峙,三星齐辉”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,远有“扶风三兄妹”班固、班超,班昭在史学上、军事上的卓越建树。迄古至今,还有延绵不断的“商山四皓”探究热,引发世人亘久不息的浓厚兴趣。

商山四皓,乃是对当年深隐于商山的秦末四博士的通称。仅此一称谓,就演绎近三百年方尘埃落定。最早面世的,是司马迁的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。在描述汉高祖刘邦欲易太子时提到,“天下有四人者,年老矣。上知此四人贤,则一助也”。虽为最早,但仅限于“四人者,年老矣”,四个老人而已。延后百来年的扬雄,在诗《自嘲》中尽数历代高士名流时,言道“四皓采采于南山”,进了一步,将四位老人雅称为“四皓”了。紧跟扬雄其后的,则是班固在《汉书·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》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:“此四人者,当秦之世,避而入商雒深山,以待天下之定也”,由此判定四皓隐居于商雒深山。直至汉魏之交,曹植赋诗《商山四皓赞》,终于拍案定论。诗曰:“嗟尔四皓,避秦隐形。刘项之争,养志弗营。不应朝聘,保节全贞。应命太子,汉嗣以宁”。曹植乃诗坛奇才,加上大魏王子的身份,其诗文一经出手,便举世传颂。自此,“商山四皓”风靡天下,便成为当时及后人对此的专用称谓了。

可见这商山四皓,实为秦时隐士,汉代逸民。具体指的是东园公唐秉、用里先生周术、绮里奇吴实以及夏黄公崔广。他们是秦末七十博士官中的四位,职管古籍文典。身居朝廷中央,目睹风云变幻。他们学识渊博,精于世故,通古今,辨是非,惊险逃脱于闯闻刀枪剑戟、骤现血雨腥风的是非之地,来到这千山苍苍翠翠四野、泉石青幽含情的人间净土,这是何等的气定神闲,怡然陶然!遂决意“岩居穴处”“紫芝行饥”,不问世事,潜心修德。期间做了多少学问,不得而知。只是仅有一首《紫芝歌》,流于世间广为传颂。

这一传世之作,不仅文学价值极高,亦可见其“修道洁己,非义不动”的处世信条。史载嗣后的刘项相争中,刘邦仰慕四人的才干学识,多次邀其出山,但碍于刘邦的人格品德,他们丝毫不为所动。只是后来刘邦登基后欲易太子,忧及秦皇废扶苏、立二世的灾难性后果,基于定国安邦,才在太子、母后的多次重情相邀下出山扶佐,使太子刘盈得以上位。及至汉惠帝刘盈登基后,他们毅然告别了高官厚禄,重返商山隐居以至故去。这种高洁立身、桀傲不驯、审时度势、进退有度的风范,深得士人名流的敬仰尊崇,也广为史书歌诗所赞颂讴歌。官家民间称之为“四皓”,墨人骚客则简而统之,昵称其“黄绮”。 □寒岩

「这鸭头不是那丫头」之樊

古人眼中的「商山四皓」

